

# 草原蜜

汪浙成 温小钰



浙江文艺出版社

---

之江文学丛书

---

# 草原蜜

---

汪浙成 温小钰

---

---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封面设计 黄建平  
责任编辑 汪逸芳

**草 原 蜜**

汪浙成 温小钰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印校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3 字数153,000 印数00,001—23,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149

定 价: 0.73 元

## 内 容 提 要

汪浙成、温小钰是一对夫妇作家。本书是他们的第一本散文专集。所收三十二篇散文中，或是抒写故乡的儿时情怀，或是颂扬大漠风光和蒙古族人民的壮志豪情，或是记取澳洲大陆的奇闻趣事，或是叙述小说创作的真知灼见。文笔清丽洒脱，风格纯朴清新，读来亲切感人。

## 题 记

能够在家乡的出版社出一本小书，真是叫人高兴。

我们两个都是浙江人。汪浙成出生在杭州，抗战八年，举家辗转在浙东乡野、渔村和城镇，不过始终没有离开过山水秀丽、风味醇厚的浙江老家，生活在鲁迅笔下的那镇街、拱桥、篷船与河埠之间。童年，有忧患，有哀愁，但留在记忆中的却永远是美丽的河，河里的云，蓝的天，绿的秧田，一片阳光灿烂的明媚世界。就连那些孩子气的烦恼和苦痛，也都化成了美好的怀想，人生失而不可复得的怅惘。直到十七岁那年北上求学，他才离开了这块亲娘一样的土地。温小钰没有这样幸运，尽管她的祖辈世代代居住在杭州城内，她在成年以前却一直无缘得见长辈们日思夜想的西子湖。她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出生在向大西南撤退的乱离路上，生长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昆明春色四季不衰，但桃李、山茶、杜鹃和大理菊的娇艳芬芳，却总敌不过那一抹淡淡的乡愁，给她的童年涂上一

• 1 •

笔怀乡的色调。家中来往的朋友大多是从江浙流离到滇中的人，长辈们成天讲的是三潭印月的美景，雷峰夕照的典故，想的是虎跑泉烹茶的清韵，水乐洞小憩的快意。家乡，这在童年的幻想中，是美的圣殿，极乐的天堂。我们很想多记述一些对故乡的思念与梦想，但在遐想中鲜明生动的一切，真的落到纸上，却又难以过于飘忽和空幻，这多年来，只选出四篇短文，辑为一组“童年怀想”，向家乡父老和第二故乡的亲人，陈诉远行游子的一缕思乡之情。

我们大学毕业了。但一心怀念和向往故乡的人，却再也没有回到浙江去。我们离家更远了。从北京继续北行，来到了鹰扬紫塞的漠野，来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上。这是国家的需要，时代的召唤，也是一代“志在四方”的热血青年自觉的行动与愿望。内蒙古的大地对我们是完全陌生的。我们看惯了翠色欲滴的山色湖光，现在却面对莽莽苍苍的漠野和苍穹；我们依恋着熙熙攘攘的繁华街市，现在却抬头但见悠远而沉默的阴山。然而狂风、暴雪、大漠、长河也有它自己的魅力，这是雄浑苍劲的美，荒凉孤寂的美，一种潜力无穷期待进发的美。特别是生活在这块严峻土地上的人民，当我们熟悉了他们粗犷、质朴的气质，宽厚，博大的胸怀，勤劳强韧的品格，当我们了解到他们对奴隶般苦难的过去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强烈渴望与火热激情，我们不能不深深感动，不能不爱上了他们。

—— 我们把自己青春的岁月留在了这块淳朴无华的 土地

上。二十多年来，工作之余，只要有可能，我们总是尽量争取在这块太阳尚需经历一个小时才能从东照到西的辽阔土地上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多想想。我们把所见所闻，所感受的零零星星地写下来，写了二十几篇散文，现在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辑成这组“漠野情思”，象从内蒙古草原上采来的一束无名野花，奉献给家乡的人们。

第三辑“澳洲片翎”，是温小钰在一九八二年十月随中国女作家代表团赴悉尼，参加澳大利亚的一个妇女艺术节活动的散见散闻。一组浮光掠影的印象，作为这首次跨出国门，垂直行程一万七千里，直达赤道以南与我们在反向上同一纬度的国家访问的一点纪念。至于第四辑“耕耘点滴”，是几年来随着作品的发表，应各编辑部所约，随时记下的一点创作之所思、所感、所由、所求，讲的都是我们小说创作中的甘苦。在中国当代文坛小说家云集，创作谈倾盆的空前盛况中，这几篇短文犹如几声蛙鸣，肤浅和片面在所难免，这就更加有祈于读者的指正了。

我们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身居北国，我们以江南为自己的“根”土；出自江南，我们又甘心在北方的土地上舒展枝叶。南方和北方我们都爱，我们爱我们从南到北，地大物博，人才辈出的整个祖国。就象用来作这本小书书名的《草原蜜》中所写的那样，从江南移居塞北的蜜蜂，就用北方朴实无华的草木原料，酿造着香甜的蜜。但愿我们能象这些勤勤恳恳的小工蜂，用笔墨酿出对祖国南北大地深醇的爱之蜜。

怀着惭愧、惶恐和坦诚的心情，把这本小书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一九八三年春天



# 童年怀想



第一辑

目次

题记..... I

第一辑 童年怀想

乌舢船..... 1  
秋 蚕..... 12  
玩的美学..... 23  
青 鸟..... 32

第二辑 漠野情思

草原蜜..... 39  
绿 墙..... 47  
锡林浩特灯火..... 56  
召之即来..... 65  
翅 膀..... 77  
春洪曲..... 87  
转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 97

第三辑 澳洲片翎

五光十色..... 119

亨利·劳森的孩子們 .....	136
在澳洲高原上 .....	152
在悉尼观画 .....	172
澳洲春天的鲜花 .....	180
寄往南太平洋 .....	188

#### 第四辑 耕耘点滴

《土壤》中人物的探索及其他 .....	203
关于《苦夏》的创作 .....	213
关于《宝贝》 .....	222
星辰·喷泉·花树及其他 .....	227
但愿能多点创作后劲 .....	242

## 乌 舢 船

——故乡纪行之——

乌舢船，在我家乡浙东一带，有的地方叫乌篷船，也有叫白篷船的。鲁迅《祝福》里那个可怜的祥林嫂，在河埠头淘米时，就是被她婆婆一伙人强行捆绑在这种小船里卖到贺家坳去的。作为水上交通工具，乌舢船大概要算是一种最小的船只了，栗子板做成的狭狭的船身，两头尖尖的，微微翘起，活象一枚梭子，奔忙在浙东大大小小、密如网络的江汊河港里。它们从散落在两岸的千村万户，背负着沉甸甸的稻谷、柴爿、沙石、山货；又从繁华热闹的城市运回来机械、五金、百货、石炭。农忙时，乌舢船运肥装谷拉稻草，顶得上半辆“解放”；农闲时，水乡人民串亲访友、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它。小小的乌舢船，真是一枚飞梭，不停地为故乡人民编织着生活的锦绣！

我在童年时对家乡的这种小船，就有一种特殊的情

怀。放牛时，常常把水牛往河里一赶，独自一人坐在岸边出神，望着那一只只扯着白帆的小船，象梦一般从眼前悠悠地飘过，小脑瓜里会想起平日大人们讲过的话来：这小河流下去是大江，大江尽头是海洋。小小的乌舢船，它能飘洋，能过海，能去自己想去的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有多好啊！我要能变成一只乌舢船就好了！

后来，长大一点，乌舢船在我心中唤起的形象又不同了。那是少先队过队日，去野战医院听志愿军伤员讲故事：当这些最可爱的人，坚守在一片焦土的阵地吞冰雪、咽炒面的时候，当他们发出一声震撼山河的呐喊扑向敌人碉堡的时候，当他们为了不使目标暴露、宁可让烈焰吱吱有声地烧炙着自己的皮肉，却不去扑打一下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就是自己家乡门前的小河，河上的白帆呵……

显然，红领巾们小小的心灵，暂时还装不下这故事所包含的巨大的思想容量。但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在细细地咀嚼着，回味着，谁也不说话。这群平日喧哗嬉闹的孩子，一个个都变得十分严肃，默默地沿着河边小路向镇上走去。

突然，有人高声叫起来：

“同学们，快看呵！”

透过河边一排排乌柏树，只见宽阔的平静的河面上，飘荡着一队乌舢船。它们头上，展开着一片碧蓝如洗的晴空，脚下是畅通无阻的闪光道路，两岸是一望无际的开放着油菜花的金黄色的江南田野。那洒满阳光、雪白耀眼的

船帆，象是小船翱翔时张开着的羽翼，在轻轻地闪动着，望去是那样安详，那样宁静，那样自由自在……

孩子们被眼前的景象慑服了。经过瞬息的沉默，队伍里象爆炸似地发出一声欢呼，大家招手、雀跃，把帽子高高抛向空中。队伍全乱了。就在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志愿军叔叔讲的故事。我觉得，这平日里司空见惯的乌舢船，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亲切可爱。它多么象我们这群生活在社会主义明媚阳光下的红领巾，多么象我们欣欣向荣的亲爱的家乡和祖国。

童年的印象当然是幼稚的。但二十年来，我从江南来到北方，对故乡的记忆，许多都淡忘了，然而不论是到哪儿，只要见到大江小河，只要一见到流水，就忍不住会想起那次情景来，想起乌舢船，想起逝去的童年和那美好的憧憬。

今年夏天，我终于又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故乡。为了体验一番记忆中的经历，我舍弃现代化陆上交通工具，取道水路，搭乘航运公司装货的乌舢船回家。没想到，这趟旅行，才使我真正认识了乌舢船。

航运公司货船停在大沙泥街咸河头老码头。当我性急慌忙赶到时，拖轮正要解缆启航。老大一看见我，便大声地对撤跳板的伙计说：

“等等，还有个‘尿滴头’人客。”

“什么？”

陪我来的海弟笑着解释：

“老人在跟你开玩笑，意思是咱们来得最晚，是最后的一位零星客人。”

等老人在舱里刚把我安顿定，汽笛便发出一声刺耳的锐叫，活象雄鸡报晓，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接着，驳船一阵痉挛，牵引起一只只满载着物资的乌舢船，象一群咬尾巴地鼠，悄无声息地离开码头向黑沉沉的江心滑去。

小拖轮在均匀沉稳地轰鸣着。城市的灯火慢慢地闪在船后。这时，我才看出水上笼着一层淡淡的清辉。二十年不曾相见的故乡晓月，高挂在寥廓江天，寂然地凝视着两岸静悄悄的田野，沉睡的人家，和黑黝黝的村树。过去，这是乘夜航船最理想的时刻；现在，经过前几年的喧嚣和激荡，更显得是一种难得的静境。不知为什么，这些年来，我越来越不喜欢把什么事都说得那么露骨，那么赤裸裸的。总觉得世上有些事情还是模糊一点好，就好比在月光下，晨曦中，暮霭里看东西，都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蒙蒙胧胧，反比原来的美些。

江风款款吹着。我就这样坐在舱口，和在船尾操作的老大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还是他的提醒，我才注意到，这乌舢船上装的全是农药、化肥。上河今年大旱，新引进的良种稻工农2号，大面积起虫。救灾如救火。航运公司把最得力的老大给派出来了。

“不是我夸口，”老大说，“这上河人家，哪一家没吃过我这乌舢船装回来的货品。”

老大姓邬，今年六十平头，却撑了近五十年的船。解

放前，他替大桥方义房“船埠头”接货。那时，上河船只到南浦坝头，把装下去的山货驳在下江大航船上，再装回从N市运下来的南货、五金。五十年水上春秋，邬老大不知搬运过多少物资！

“是嘛！老大可是个大家少不得的人物呀。”

“可你们知道船老大的难处吗？”他说，“天下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磨豆腐每天半夜三更起来，别人困觉，他却得费劲出力地推磨；打铁一天到晚站在炉子旁，烟熏火烤，两手不停地叮叮当当，累得腰酸背疼。可撑船呢，比这两样还苦！”

我笑笑，嘴上虽没说什么，可心里想，还不是各行尽说各行苦。

邬老大大概揣摩到我的心思，马上把手伸过来：

“你要不信，就摸摸我这双手。”

这双手摸上去满是老茧，石骨硬的，象块砖头。

“要在太阳底下看，颜色硬得青的，就是摇船摇的。”

邬老大戛然止住了话头，侧耳听了一阵前头拖轮上发出的马达声，又接着说，“有一回我替酒厂去下江装番薯干，回来碰上顶风头，整整摇了一天，一粒米没沾牙，饿得前胸贴后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心里怦然一动，问：

“为什么不吃点东西呢？”

“腾不出手来做呀！船上就我一个人，一不摇橹，船



就会被水余下去。这不象磨豆腐，肚皮饿了坐落来扒两口冷饭。真是撑船撑到老，不值一根草。前头有风暴，后头有强盗。吃吃雨淋饭，盖盖石壳被，困困湿舱板。三寸板里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要是碰上‘落干河’，连这种日脚还过不上。”

经邬老大解释，才明白“落干河”就是眼下这种时候，久旱不雨，河水干落。沿河农民为了车水灌田，在河里筑起堰坝。最多的时候，从N市到家乡，垒过七十二道堰。这个时候，船当然不通了，埠方没有生意可做，船工就得失业。

“不过现在好了。上游修起横山水库。遇到天旱，航运局一只电话，要水库放多少水就放多少。要在旧社会，象今年这样大旱，我们家早就又得冷饭笊箕吊起，饿肚皮了。”

邬老大的话在我对乌舢船明丽轻快的印象中，投下几笔重重的墨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撑船是最惬意不过了，船篷一扯，两只脚往船梆外一搭拉，闭起眼睛，让江风把它吹送到要去的地方。现在看来，撑船并不轻松。羽毛般轻飘飘的小船，却满载着船工艰辛沉重的劳动。

天慢慢亮了。起初，江水颜色浓重昏暗，缺乏变化。后来，色彩逐渐明亮丰富起来。靠近我们船的地方，有一片江水是青白色的；稍远一点变成淡灰色的，再展开去，色泽逐渐深重起来。整条江面，就象一幅巨大画布，逼真地展现出瞬息万变的夏日清晨的曙色。但很快，画面转换